

# 公安局长

■孙春平

## 1

徐葆昌原是黑水县的公安局长，去年春天，按省里的统一要求，各市县的公安局长大调防，派到了吉岗县，家也没搬，在办公室架张床，住独身。吉岗县和黑水县相邻，只隔着一道山梁，几十公里的路程，有时想老婆孩子了，傍晚时坐进越野吉普，脚下一踏油门，车轮转几转，就到家了，第二天早晨回到办公室照样发号施令。徐葆昌觉得这样挺好，真的挺好，没什么不方便的，局里有食堂，二十四小时保证干警用餐，实在饿了，街上的饭店一家挨一家，眼下谁还把填饱肚皮当回事呢。以前在黑水，案子上的事一急，他也经常不回家，裹件大衣就在办公室睡了，电话一响，一个鱼打挺，翻身即起。徐葆昌从小在黑水长大，自己和妻子的祖上三辈都在黑水，七姑八舅亲戚朋友，再加从小的光屁股娃娃，数也数不清，都说人熟是宝，但也是恼，常有人找上门，求办的事基本都有点网开一面有违法规的意思，办了应该应分，不办出门就骂，烦死了。来

到吉岗，这种事就少多了，两眼一抹黑，公事公办，放心去当自己的黑老包。

隔了年，正月里的一天，徐葆昌接到县长霍恩信的电话，让他下班后到吉岗宾馆黄龙厅，一定要到。正月里是新春，借着过年的因由，各部门吃吃聚聚的应酬不少。徐葆昌一听，便知又是这路事，本意不愿去，但碍着县长亲自打来电话的面子，便笑哈哈地问，县长大人赏饭，总要有些说道，能不能先给我透个底，也让我心里有个准备？霍恩信答，准备喝酒，把你那张嘴巴带来就行了。徐葆昌又问都有谁，霍恩信说来的你都认识，掉不了你徐大局长的架。徐葆昌笑，说县长赏我天大的脸，我还怕掉价？我只怕县长给我下任务，逼我快破案。为了东桥镇的那个案子，我可连着好几天没好好睡一觉了。霍恩信说，那我就先给你透透风，今天的酒，三分谈公事，与你破不破案无关；七分叙私情，却对你破案大有好处。我这支持一定会比再给你追回几十万元办案经费还有力。

徐葆昌是个有勇有谋、生死不惧的豪壮汉子，脸颊上一条重重的伤痕，便是明证。当年在邻县当刑警大队长时，多有巧破大案要案的功绩。一次装扮成采煤工，只身潜入私营小煤矿摸底取证，和三个夺命诈财的恶魔肉搏，身负重伤，险丧歹徒之手，但仍毙一擒二，英雄之举传颂一时，曾得到省公安厅的通报嘉奖。

放下电话，徐葆昌还是好一阵琢磨，到底是什么事呢。霍恩信不是随便张罗饭局的人，尤其对下级。一县之长亲自相请，无论怎么说，这顿饭也要去吃吧。

徐葆昌走进宾馆黄龙厅时，霍县长和几位客人已经到了。果然都认识，一位是县委主管组织干部的副书记冯天一，一位是常务副县长潘岩，主管县里人事财政及公检法，再一位是县工商银行的行长，姓邢名凯。霍恩信已将邢凯安排到他的左侧，那是最重要客人的位置。霍恩信右侧的席位却空着，那是

谁还没到呢？

徐葆昌嘴里说“对不起对不起，让几位领导久等了”，便拉了潘岩旁边的椅子要坐下。上酒桌坐在哪儿，是学问，一点不比上大会主席台的讲究差，万万不可僭越失礼的。

霍恩信却拍了拍身边的虚席，说：“葆昌，你坐这儿来，给你留着呢。”

徐葆昌摆手，笑说：“不敢不敢，我还没喝多呢。”

霍恩信说：“等喝多了，你愿坐哪儿坐哪儿，我就不管了。可现在，你必须坐到这儿来。”

工商行的行长邢凯也说：“恭敬不如从命。你以为让我坐在这儿，我心里不是胆儿突的呀？”

一桌人都笑。副书记副县长也都推他拉他，说霍县长既让你坐在他身边，自有让你坐的道理，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你就准备今天多喝几大杯吧，少了我们谁也不答应。

徐葆昌只好坐过去，心里越发不托底。对于这几位显赫之人的聚会，徐葆昌本是一头雾水，就是开动他习惯推理分析的职业性大脑，也一时难得要领。是县工商行出了案子？那也用不着跑到这里来研究；是邢凯的工作有了变动？可县行的干部是市行管着，县里的手再长，也管不到那块金融宝地；是邢凯调到县里哪个部门高就或提拔回市？那也轮不到公安局长来祝贺。这是唱的哪出戏？怎么自己还要多喝酒？

一身锦缎旗袍的服务小姐走到霍恩信身边，轻声问：“县长，客人都到齐了吧？”

霍恩信说：“开始吧。先把酒都倒上。”

小姐问：“茅台五粮液都备上了，请问，斟哪个？”

霍恩信扭头问邢凯：“财神爷说话，整哪个？”

邢凯笑说：“诸位领导和公安局长在这儿，不管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我坐在这儿都是隆恩浩荡，诚恐诚惶。县长赏什么酒，我就喝什么酒吧。”

霍恩信说：“虽说茅台是国酒，名气大，可我乡巴佬却喝不惯那味。就五粮液吧。”又吩咐小姐：“要高度的，低度水了吧唧，没意思。各位，一律大家伙，都照我的样儿，满上。”霍恩信说着，先将面前的大杯子墩了墩。

于是，便布菜，斟酒。摆上几碟爽口小菜后，桌心已赫然上了一只红鲜鲜的大龙虾，足有二斤多重，看了让人咋舌。又每人面前一盏羹汤，一碟已用刀分割开的肉滚疙瘩。那疙瘩却不彻底割断，丝连着，让人感觉到分量的大小。只先上了这几样，徐葆昌心里就暗暗吃惊，眼见这是豁了血本的。羹汤是鱼翅，肉滚疙瘩是红烧鲍鱼，都是海中珍品，且那鲍鱼仅剥去壳，肉身就足有二两重，非海中野生是绝对养殖不出来的。公安局长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似这般豪华阵仗，还是极少亲身经历。

连银行行长邢凯都矜持着，眼望着面前的杯盏，迟迟没有动叉动羹匙，说：

“县长大人你要干啥嘛。你有吩咐，我遵命照办就是。你要吓死我呀？”

霍恩信说：“过年了，我知诸位嘴巴都吃刁了，那就换个口味，来点农家风味，一碗稀粥，一块咸菜疙瘩，先垫垫底，然后再喝酒，怎么样？”

几人便小心翼翼地喝“粥”，精心细致地品咂“咸菜疙瘩”，一时间，包房里竟只有了吸溜吧咂声。凡事都有极致，高档的食品摆在面前，也让人如进金銮宝殿，心里不觉生出许多敬畏，竟连玩笑话也说不出口了。

吃完了，也喝毕了，服务小姐将盛“粥”和装“咸菜疙瘩”的碟盏撤下，霍恩信这才端起酒杯：

“无酒不成席，请先喝第一杯。我公事放后，私话在前，先给诸位拜年了。为表现我的实心实意，这一杯，我打样，一滴不剩，一口闷。各位想怎么喝，自己掂量着办。”

一杯酒，足有二两，53度的五粮液，霍县长一仰脖，果然就倾落平川。诸位岂敢怠慢，谁又再敢讲条件，便也纷纷举杯。

第二轮满上。霍恩信再端杯，说：

“讲过私话，我就要讲公事了。今天，我把各位请来，主要是把邢凯和葆昌请来，天一和潘岩都有主管之责，理应到场，人全了，就算是一次现场办公会吧。葆昌同志调来吉岗，已是一年有余。县公安局长担负着稳定全县治安的职责，这个重要，我不说，各位也都懂。可葆昌同志至今还住着独身，即使是大公无私一心奉献吧，心里也难免有牵挂，衣食起居虽说他们局里有安排，但终不如早早晚晚有老婆在身边。葆昌同志到县里工作后，对自己的事可是从没说过一句话，也没提出过任何要求。可他不讲，我们这些担负着领导职责的人却不能不闻不问也不想。县里因为吃财政饭的编制已满，早有硬性规定，暂时任何人都不得往里调。困难要解决，规定又不能破坏，怎么办？我思来想去的，就只好请银行的领导帮忙，替我们排排忧，解解难。县工商行里的人事关系由市行管，能调不能调，调谁不调谁，我只能提个可供参考的意见。为此，我谨代表县委县政府正式求助于邢凯行长了。就我所知，葆昌同志的夫人在原单位当的是会计，有会计师职称，把她安排到你们行里，也算人尽其才，合理调用。我的话说完了，这杯酒我还是要喝，百分之百地喝。邢凯大行长要是不答应，我就一直喝下去，直到把这项工作落实为止。”

徐葆昌吃了一惊。他终于听明白了，这顿高档次的酒席完全是为自己，而且极可能，霍恩信事先已和邢凯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不然，凭霍恩信的身份和性格，他才不会打无把握之仗跑酒桌上来自讨没趣。县里几家银行虽说人事关系不直接归县里管，却与县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行长要是和县里的主要领导关系整紧张了，莫说金融业务不好开展，怕是也休想

在县里干得长久安稳，在决定一个县行行长的升迁调动时，市行的领导不会不考虑到这一因素。如此说，今天的这个酒席，就有了一种答谢和作秀的成分。作秀给谁看呢，当然就是自己。为什么要作这个秀呢，怕就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了。徐葆昌凭着自己的领导经验和职业性的思维，立刻感觉到这桌酒席似乎还缺了一个人，那就是县委书记刘奉阳。刘书记和自己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外来户，独身住县里，原来在市报社当社长兼总编，四十刚出头，派来吉岗明显有个锻炼的意思，再一调动必是提拔，去当市地级的领导。在座的这几位，除了邢凯都是坐地户，为什么就没把刘书记请来呢？不会是一时疏漏吧？

果然，邢凯也端起了酒杯，说：“霍县长既这般说，我再不认真贯彻落实，就是不知深浅不懂好赖了。这杯酒我喝，就算表个态吧，也来个百分之百好不好？”

几位领导都叫好。副书记冯天一说：

“有了邢行长这杯酒，我这个管干部的心里就算有底了。据统计，有相当一些领导干部，调到外地工作后，就因家属没及时调到一起，犯了生活上的错误。这里既有个加强监督和严格自律的问题，也有个如何解决内需的问题。两个问题，都不能不有所考虑呀。”

众人便都哈哈笑，说自律、监督说得好，解决内需说得更更好，男人嘛，旱不得，也涝不得，风调雨顺，才有希望大干快上夺丰收。

副县长潘岩也说：“那我也表个态。邢凯老兄帮我们解决了这么大的困难，无疑也给他管辖的一亩三分地增加了负担，多个人就多份开销嘛。为了保证工商行的经济效益不受损失，或者说，为了工商行的效益再上一层楼，我在县里分管的这一块，从今往后，保证有所倾斜，建立长久的互利互惠关系。”

一桌五个人，四个人都端起了酒，表了态，作为这桌酒席

的主要受益者，徐葆昌就不能没个态度了，不管这桌酒席后面还埋藏着多少深层次的蹊跷，这杯酒也得喝，喝它个兴高采烈，喝它个皆大欢喜。至于酒后的事情，何必想得太多，一个公安局长，难道还怕被几杯酒淹死了不成！

“我要说的，也有两个字，那就是感谢了。”徐葆昌向服务小姐招招手，“你给我换个再大一号的杯子。为表达对各位领导百分之二百的谢意，除了以后我更加努力地做好工作，今天，我也充他一把梁山好汉，大杯喝酒，大块吃‘咸菜’！”

徐葆昌将面前的酒都倒进大杯子里，让小姐再将杯子斟满，这一杯便足有三四两了。他站起身，一仰脖，飞流直下。在众人的惊叹叫好声中，只觉一股热辣辣的酒力直向头顶冲去。

## 2

一顿大酒，睡得深沉，徐葆昌醒来时已是第二天黎明。县城里还有人家在养鸡，县公安局的新建大楼又挨着城郊，一声声“喔喔”的鸡啼此起彼伏。想想昨晚的事，觉得还是非比寻常。霍恩信的这份“厚礼”，不能不让人心动。徐葆昌的妻子原在黑水县化肥厂当会计，可眼下，国内一家家大型化肥厂相继建起，夫人所在的那家小厂早被挤兑得名存实亡，职工放长假已有两三年。他调来吉岗时，亲戚朋友们都对他说，你调不调吉岗，还在其次，你媳妇的工作，倒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你正好可向组织上提出要求，将一家人调到一块去，既合情也合理，难道组织上还能将公安局长的媳妇安排到一家不死不活的单位不成？到了吉岗后，徐葆昌不是没动过这个念头，可看吉岗的下岗职工也是不少，县里又对人事调动的事规定得很死，他便将这个念头暂时丢下了。请求的话说出口，县里的领导可能要办，也可能委婉推搪。办呢，眼见有凭借职权、鸡犬升天

之嫌；不办呢，领导显得无能，自己自讨难堪，又何苦？一次次回家，夫人都是试探，问你就打算一辈子这样没家没业地跑。他也一次次搪塞，说稳稳当地坐好你的钓鱼台，等机会吧。现在机会突然间就来了，而且是做梦也想不到去银行的美差，都说机不可失，自己是不是要把这个机会抓到手呢？

窗外，天色渐渐白了，亮了，冬日夜长，这就到了清晨六七点的光景。徐葆昌犹豫着，要不要将昨晚的事向县委书记刘奉阳报告一下？按说，和谁谁谁喝了酒，本是生活中的小事一桩，用不着谨小慎微向谁请示汇报，但昨晚酒桌上研究的事，却非比一般，说小即小，说大即大。说小，可视家务琐事，锅碗瓢盆，一地鸡毛，不就是给老婆办个随夫调转的工作嘛，名正言顺，合情合理又合法；可说大，领导干部家的婚丧嫁娶，是上了廉洁自律的监督条例的，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层层都有红字头的文件在。普通人的家属下岗解聘再就业自谋生路，公安局长的老婆却随爷们儿调换个地方，刚丢了铁饭碗又端起了金饭碗，这种事日后不可能不在吉岗、黑水两县引发群众议论，刘书记也迟早会知道。况且，昨晚酒桌上，偏偏缺了刘奉阳，他是有意回避，还是确属不知？主要领导有意回避，可视作为一种策略；但若确是不知，那日后必然引发一些揣测和猜想，官场上的这些事，步步有险，不可不多加一些小心。再想，如果自己不是重权在握的公安局长，霍恩信等几位县级领导还会这般上心吗？如此厚礼接下，先就自觉手短，如果日后案子上的事有人示意倾斜，自己这双手是否还能把一碗水端平

.....

这般一想，徐葆昌就把电话打到了刘奉阳办公室。

“刘书记起床了吧？”

“起了。这么早，有事？”

徐葆昌说：“昨晚喝了一顿大酒，到现在脑袋还木头似地涨着呢。”

“好好喝点热茶，喝透了，酒随汗走，再到外面活动活动。早饭只素莫荤，最好是大饼子小米粥，再来一碟农家酱瓜，又抗饥，又解酒。”刘奉阳传授经验。

“昨晚桌上的主菜就是一碗粥，一块咸菜疙瘩。”徐葆昌说。

刘奉阳淡淡地笑了：“粥是鱼翅羹；咸菜疙瘩也寻常难见，红烧鲍鱼。你喝了足有一斤的五粮液，53度的烈性酒。我说的没错吧？”

徐葆昌大惊，怔住了，这么快？这么说，真是有意回避？

“刘书记知道了？”

刘奉阳又一笑：“我是搞新闻出身嘛。酒桌上吃的什么我知道，谁主谁客谈的又是什么我却一无所知了。”

这话便有了虚虚实实直点穴位的味道。徐葆昌只觉脑门出了一层汗水，说话也就谨慎了些：

“是霍县长做的东，请的是县工商行行长邢凯，说是要把我那口子调到邢凯那里去。”

电话里静着，刘奉阳好一阵没说话。

徐葆昌又说：“我心里没主意了，不知该点头，还是摇头？”

刘奉阳说：“按说，你家属的事，你虽没说，可我心里早在琢磨，也多有犹豫。你不像我，你家属的情况我略有所知，也不像我家那位。这事……邢凯既已出席，你就自己决定吧。”

“我……说句冒昧的话，刘书记，您千万不要有顾忌，我徐葆昌还不是个见小利而忘大义的小人。您有什么想法，请明确指示给我。”

刘奉阳又是好一阵没说话。

“我是不是让您为难了？”徐葆昌问。

“是，我很为难。恩信同志的这个安排很见……功力，既不违背上上下下的规定，又把事情办得周全巧妙。这事于我，

也是个教训。作为县里的主要领导，同志们生活上的具体困难本应主动想到，切实解决。如果有机会，我想以后会有机会弥补，希望你能理解。县里的事很微妙，也很复杂，我不说你也知道。你是公安局长，不比县里其他部委办局的领导，这事，我相信你会权衡好的。”

徐葆昌说：“好，刘书记这么说，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放下电话，徐葆昌突然有些后悔。急慌慌的，大早起就打过这个电话是什么意思呢？又让刘书记怎么想呢？我的肚里，难道真就装不下一碗粥和一块咸菜疙瘩了吗？

## 3

再三权衡的结果，徐葆昌对这事采取了拖的策略。回到家，三缄其口，只当没那档子事，闭口不提妻子的工作，更不提有关银行的一字，就是妻子问起，他也只说和县里领导打过招呼了，领导没说行，也没有说不行，只答应研究，等吧。而在县里，他也装作工作忙，把那件事忘了，有时见到那次酒桌上的几位领导，不是因工作上的事，他也有意躲避，不单独在一起交谈。县长霍恩信似乎也把这事忘在了脑后，再没主动提起，倒是副县长潘岩问过几次，徐葆昌便挠脑袋，做出很为难的样子说，孩子的事好说，转学，可我老爸老妈在我家住着呢，我那口子一调过来，谁替我早早晚晚地侍候？本是天大的好事，反成猪八戒养孩子，难死猴儿了！潘岩说，把黑水的房子卖掉，在吉岗再买一户，这事交我办，保你两不亏。再把老人接过来，在咱吉岗不颐养天年呀？徐葆昌说，我哥姐弟妹几大家子都在黑水呢，一棵大树分几杈，老根不想动，只盼着孙男弟女那些猴崽子们围在眼前转，你说咋整？过些日子，潘岩又问，霍老板可亲自又问你的那个事了，你到底怎个主意？徐

葆昌只好再推搪，说我老婆眼下正应着县里一家私营企业的差事，财务上的事，交接清楚也需一个过程，再说双方先订过合同，不好说走就走，再容她一段时间，行吧？潘岩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兵，据内部消息，邢凯可能最近就调回市行另有任用。这事要办就抓紧，打的就是这个时间差。过了这个村，再想住进这家店，可就得另想章程了。徐葆昌再说什么，潘岩就有些变了脸色，说这事真就怪了，皇上不急太监急，我和霍老板在这里可掺和个什么劲儿？徐葆昌忙赔笑，说潘县长这可把话说反啦，霍县长是皇上，您至少可比八千岁，我才是太监呢。太监不愁内需，要不我捆也早把那口子捆来了。

徐葆昌这般一拖再拖，却不敢回家把情况如实说明，争取大后方的全力支持，这也是有原因的。他妻子叫袁玉琨，本来就是个性子急躁的人，放长假在家呆了两年，恨不得一天就坐回办公桌前去。也莫怪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家里还有一个正读高中的女儿呢，哪个月不得手心朝上要上三四百元钱。乡下的老父老母虽口头上说不用儿女赡养，还有力气土里刨食，但逢年过节生病吃药哪能没有些孝敬？一家人都指靠徐葆昌一月一千多元的工资，操持家务的女人不能不急。徐葆昌又不是那种会想法捞钱的人。坐在他的这个职位上，找他办事并“意思意思”的人不少，但徐葆昌不管是谁，一律采取只认事不认人的对策。初时还有人求他，后来人们都知道了他的脾气，反倒自觉免开尊口了。原来在黑水县时，有个老板开了个餐饮洗浴娱乐城，也没说求徐葆昌办什么事，便将袁玉琨安排当了会计，一月有千余元的收入。起初，徐葆昌还以为妻子只是出去做一点临时性的工作，倒也没放在心上，及至知道是去娱乐城当会计，立马就急了眼，第二天就不让妻子再去上班。袁玉琨恼怒，说娱乐城咋？做啥犯法的事啦？你怎么就认定我是同流合污为虎作伥？徐葆昌耐心解释，说那种行业最好打政策法规的擦边球，只要你坐到那里，就不定让人们怎样想，尤其是县局

里管治安的同志，知道局长的老婆在那家做事，处理问题时就难免有顾忌。妻子说谁愿顾忌谁顾忌，谁顾忌是谁自己心里不干净，我让他顾忌了还是你让他顾忌了？徐葆昌见说不通，性子躁上来，先踢凳子后摔碗，然后摔门而去，扔下话，说你若再去娱乐城，我就不回家！妻子气归气，还是辞了娱乐城的工作，但足有两个月，自己抱了被子去和女儿睡在一起。

这一天，徐葆昌正在办公室和治安科的同志谈工作，就听走廊里有杂乱的脚步声和人们的说笑声，房门开处，一拨人涌进来，拥在中间的正是妻子袁玉琨。徐葆昌不由一愣：

“你咋怎么来了？”

众人便哈哈地笑：“不是中国的七月七，不是外国的情人节，嫂子就不能来了？”

袁玉琨满面喜色，也笑，说：“你这儿是美国白宫呀？白宫还定期向游人开放呢。”

局办秘书说：“是潘县长让工商行派人把嫂子接来的，说嫂子工作的事有着落了，请嫂子赶快来办手续。”

徐葆昌的脑袋嗡地就大了。有人把火星星扔在了堆满干柴的后院里，有人还居心叵测地往干柴上泼了汽油，这场火想不扑都不行了。

## 4

午间这顿饭，徐葆昌让局办秘书将饭菜从食堂打来，送到办公室，陪着妻子吃了。袁玉琨是头一次到吉岗来，局里的张政委跑来逗，说咋着，嫂子来了就给关禁闭，还怕弟兄们一睹芳容呀？徐葆昌说，你嫂子有点晕车，到食堂一闹腾，怕连饭都吃不好了。别忙，有机会，让你嫂子好好陪弟兄们喝几杯。午后，副县长潘岩来电，说晚上给嫂夫人接风，请一定赏光。徐葆昌和潘岩论过年序，徐葆昌属狗，长属猪的潘岩一

岁。徐葆昌找个借口，很坚决地谢绝说，谢谢县长了，局里的同志也有这个意思，改日吧。潘岩说，局里的往后让让，等我这边表示过了再说。徐葆昌说，还是领导发扬风格吧，不然冷了弟兄们的心，就要骂我攀高附贵见人下菜碟了。电话刚放下，工商银行的邢凯又来电话，说的也是吃饭接风的事，只是说法上有些不同，说别看嫂夫人回家归你管，可从今往后，她就是我的员工了，今晚我安排她跟同事们见见面，认识认识，你老兄来做陪吧。徐葆昌也说局里的弟兄安排了，连潘县长的盛情都只好往后推，你也赏我这个面子，让她晚去报到两天，行吧？

这样的电话接过几个，徐葆昌知道这种轮番的热情轰炸比美军对伊拉克的空中打击还难对付，便干脆拔了电话线，把手机也关了，让妻子在办公室休息，并叮嘱说，不管谁敲门，你只不应就是。袁玉琨不解，说同志们好心好意的，这样好吗？徐葆昌说，这里的磨磨儿，你不懂。好比半夜三更走水壕，稍不留神，就可能一脚崴到水里去。既到了这儿，你只管听我的就是，少问。安排完，徐葆昌就躲进另一间办公室，告诉局办秘书，说没有特别紧急的事，都替我挡一挡，我有几份文件要抓紧处理。

这样过了大半天，等到快下班的时候，徐葆昌从司机手里要来汽车钥匙，说我带你大嫂找个地方住下。司机说，办公室已在宾馆订下客房了，我这就送大嫂过去。徐葆昌笑说，宾馆不行，花钱多少不说，人来人往太闹腾，我得金屋藏娇，好跟夫人叙叙夫妻感情，我怕你们这帮小子听房。这车今晚归我了，我带你大嫂出去转转也方便。谁要问，你只说不知道就是了，行吧？

一局之长这般说，司机哪有说不行的道理。徐葆昌平时在局里，既是铁面包公，又是笑脸菩萨。铁面包公是在研究工作的時候，那一张面孔冷峻如霜，不苟言笑，莫说让罪犯看了胆

寒，就是同志们也都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可一放下工作，或在机关食堂，或下班后跟同志们一起甩甩扑克，他又不时主动出击四处寻衅，跟大家开些荤荤素素的玩笑，也不管身边都有谁，而且常是妙语连珠，引得众人哈哈大笑不止。干警们都说，整不明白徐局长，一忽儿是冰，一忽儿是火，水火本不相融，偏就集于他一身，真是让人又敬又怕。

徐葆昌提了夫人的东西，请她上车。袁玉琨问去哪里。他说到这里，我说去哪里你还知道啊？跟我走吧。袁玉琨上车前迟疑了一下，说我看你神神鬼鬼的，心里咋觉不托底呢？徐葆昌便笑了，说你也不是妙龄少女，还怕我把你拐卖了啊？他这一笑，夫人就放心了，钻进车里去。

越野吉普出了城，一路追着西垂的太阳疾行，路两侧渐渐稀落了楼房。北方初春，风狂沙起，眼里的大地和村舍一片昏茫。袁玉琨又问：

“你到底是想拉我去哪儿呀？”

徐葆昌说：“别问，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袁玉琨说：“这车上也没外人，你还跟我整这事干啥？我是犯罪嫌疑人呀？”

徐葆昌不再说话，只是换了挡，踏油门的脚越发加力，越野吉普便疯了一般加快了速度。袁玉琨见他不吭声，将眼睛盯向窗外，迎面而来的一块路标牌顿时让她明白了，气得喊：

“你送我回家？”

徐葆昌说：“对，回家。咱宝贝闺女还没人照管呢。”

袁玉琨说：“我让她姨来家住，用不着你操心！”

徐葆昌说：“我的孩子我怎能不操心。”

袁玉琨说：“我的事还没办呢。”

徐葆昌说：“好饭不怕晚，你的事用不着这么忙三火四。”

袁玉琨说：“怎么不忙，连你们潘县长都说好事要快办，不能拖。邢行长说调走就调走，他走了，这事再启动，你找哪

个爹去？”

徐葆昌说：“你见到潘县长了？”

袁玉琨说：“是他打电话到家里亲口对我说的。”

徐葆昌心里悠了悠，一口唾沫咽下去，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

两人这般争争吵吵的，车却一路狂奔，前方已是黑水县城。夜幕落下来了，城里亮起一片灯光，城中有一座辽代的古塔，塔上做了彩灯装饰，老远就让人看得清爽。袁玉琨知是到家了，心里又气又急，喊：

“停车 你给我停车！”

徐葆昌说：“有话到家再说！”

袁玉琨说：“你有屁快放！”

徐葆昌说：“这里的事复杂 我三句两句说不清楚！”

袁玉琨猛地打开车门：“你停不停吧？你不停我就跳下去！”

徐葆昌：“你少跟我胡闹！”

袁玉琨：“你停不停吧 我喊一、二、三啦！”

徐葆昌知道妻子的脾气，便踩下了刹车，将车停在了路边，掏出烟，抽起来。

袁玉琨气汹汹地喊：“你说呀？咋变哑巴啦？人家县里领导跑前跑后为我的事着急，你却左拨右挡地在前面打横，你什么意思你？”

徐葆昌说：“比咱家困难的，多了，海了，他们咋没去关心关心？我再跟你说一遍，这里的事复杂，你少往里掺和。”

“我掺和什么了？我又说过什么找过谁了？复杂不复杂的关我啥事？”

“不关你事却关我事。我是公安局长，我立得稳，才会行得正！”

“你正，你脸黑，你六亲不认，你正大光明！好，银行我

不去，好单位复杂，我这人简单，你随便再给我找一家，我有工作单位有份工作就行！”

“你工作的事，你以为我不急？可那也得等机会！”

“机会都来了，你还等什么？怕就是你不叫我去，好在外面找相好的养二奶没人碍你眼吧？”

女人这么一歪，徐葆昌竟扑哧笑了：“对对对，我找小姘，养二奶，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你是大的，正宫娘娘，她们进门见到你得先请安，还得喊你大姐，这回你称心如意了吧？”

男人这一笑，女人委屈的泪水就开了闸决了堤，伏在车座上哇地哭出了声。哭了一会，便跳下车，顺着来时的路大步往回走，一边走还一边哭着喊：

“我回去 我不用你管 我爬也要爬回去！”

徐葆昌调转头，顺来时的路往回开，可他路过女人身旁时没有停车，而是一踩油门，就抢到妻子前边，风一般直向吉岗的方向疾驶而去了。

徐葆昌并没有就这么回了吉岗。车上一个高坡，再滑下去不远，估计女人看不到车身了，就停下，跳下车，返回到坡岗处，隐在一棵大树后往回看。他看到女人走了不远，就停下了，蹲下身去，似乎在抱头哭。徐葆昌心里酸上来，也觉对不住妻子。妻子是个贤惠勤快的女人，跟自己结婚这么多年，侍候公公婆婆，照顾孩子和自己，只想把小家安顿得康乐和顺，却从来没依仗丈夫是公安干警在外面给自己招惹过是非。那年，自己因追捕恶魔负了重伤，在医院里四天四夜人事不省，她就守在病床前四天四夜寸步不离。后来，他问她，如果那次我死了怎么办？她噙泪说，我早想好了，一辈子替你照顾好老人和孩子，说啥也不能让你在地下不安心。想想这些往事，心里便酸上来，徐葆昌真想跳上车，返回去，将妻子送回家，可那样一来，这一夜就完了，听她哭闹吧。睡在一个枕头上的男人和女人，有时是争吵不起，也解释不清的，还不如就让她回

到家里去，冷静冷静，慢慢想。她会通情达理的。

妻子蹲在那里哭一阵，果然就起身往黑水县城的方向走了，不时擦一擦脸颊。远远的，暮色中，那步履显得格外滞缓沉重，孤独的身影在风中摇晃，似一下老了十岁，直至在越来越浓的夜色中消失。

这是一条连接两县之间的公路，这个时辰，行人和车辆都不多。徐葆昌仍不敢就这样返回吉岗去。妻子的心情不好，又是在这种夜黑风高的时候，如果真出点什么意外，那可就要一辈子良心上都难得安宁了。徐葆昌坐在汽车里，妻子往家走一段，他就开车送一段，为防妻子发觉，车灯一直都闭着，他要等妻子平安地走回家门。

有辆挂着警用车牌的小车停靠了过来，一位警官跨出车门就往这辆车前跑。徐葆昌开门迎出来，那警官惊讶地叫，哎呀真是老领导，你怎么在这儿？是不是车出了毛病？徐葆昌摇头，说没事没事，我刚才开车，有点……困了，就停下来打个盹儿。这谎撒得有点拙劣，话一出口，他先暗骂自己，还三天两头审案子呢，连那些歹徒都不如。那警官果然说，老领导自己开车呀？都到了家门口，累了就回家歇歇呗。徐葆昌又摇头，说不了不了，吉岗那边还有事，我得抓紧赶回去。他想赶快换话题，便问，咦，这么晚了，你是去哪儿？警官说，刚从案发现场回来。这样吧，老领导不想回家就不回家，但得跟我回县里一趟，弟兄们想老领导都想眼蓝了，咱们聚一聚。徐葆昌坚决拒绝，说不行不行，我真的要回去。改日吧，等我哪天回家时一定找弟兄们痛痛快快聚一聚。你累了一天，也快回去休息，咱们两便，好不好？

徐葆昌坚决地将昔日的弟兄推回到车上，并坚持让他先开车走了。这么一耽搁，开车再追时，便不见了妻子身影。他摸出手机，打回家里。电话里嘟嘟响了一阵，没人接。女儿正读高中，学校有晚自习。他看看表，埋怨自己心太急，莫说是女